

【書評對象】

- 作者：布魯諾·拉圖(Bruno Latour)
- 譯者：余曉嵐、林文源、許全義
- 書名：《我們從未現代過》(*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*)
- 出版時間：2012年10月
- 出版社：群學

Latour 的《我們從未現代過》(*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*)在出版12年後，終於有了繁體中譯本，比簡體字版晚了3年，但顯然用心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這對台灣的社會學界來說，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。在台灣其實已有不少關於本書的評論與介紹，尤其透過主要翻譯者林文源教授等人的應用與延伸，早已在台灣的科技與社會研究(STS)研究圈中奠立相當的基礎。林文源也將會將發表在期刊上的書評改寫成導論，再加上雷祥麟的中文版序，都提供了讀者非常好的參考座標。在英語世界中，也早已有許多關於 Latour 學說及本書的評述。因此，我書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在於提出一個更完整的評論，反而是要從我自身作為一個學術讀者的立足點出發，以一種特定甚至偏頗的角度來提出若干相關的討論。

我的特定與偏頗的角度是從一個跨物種及後殖民的閱讀觀點出發，建立在我個人身為學術勞動者的歷程。從一個跨物種的觀點來說，人與非人、或人與物之間的對立，乃至於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對立都是相當粗暴的，也是粗糙的。我所說的跨物種，不一定侷限在生物學意義上，而泛指跨越各種被視為斷裂分立的整體之間的動態。這固然有點接近 Latour 所強調的網絡連結，但更加重視每個特定物種或類別的具體特殊性，亦即，我主張，物的屬性並不是完全取決於它在網絡中的位置與關係。這並不表示，上述二元對立沒有深遠與重大的作用力。而 Latour 所要分析與拆解的，正是這些二元對立的框架如何在現代西方或歐洲的科

學與政治理論中被建立起來，並且藉著隱藏中介物的運作空間，以此確保自然與社會的兩大領域互不干涉，並成為相互批判的概念工具。然而，從跨物種的觀點來看，Latour 強調二元對立的對稱人類學很可能模糊了許多較為細緻的問題，比如社會之內或自然之內的差異與對立。此外，現代性本身是否真的建立在社會與自然的區隔上，也是有討論空間的。

此外，從一個後殖民的觀點來說，Latour 對「現代」與「現代性」的闡述立場確實太過西方與中心。然而，著眼於作者本身的生存處境與知識背景，這點又顯得無可厚非。比較有趣的反而是 Latour 對西方文化的內部批判，以及這種批判是否具有實質意義。比如，Latour 在談所謂「無敵的現代人」時，說道：

美國原住民指控白人舌頭分岔，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錯。現代人始終一心二用，把政治權力的關係和科學推理的關係分隔開來。一面繼續用理性支撐權力，用權力支撐理性。從此他們所向無敵。(Latour 1991/2012: 122)

「我們西方人絕對與其他人不同！」這正是現代人勝利的呼喊，或歹戲拖棚的悼詞。(Latour 1991/2012: 221)

Latour 呼籲，人類學不應該只是被西方人用來研究所謂落後蒙昧的前現代人，人類學更應該被用來研究西方人本身的現代性。簡略來說，Latour 的分析指出，西方的「現代人」透過總總純化與轉化的工作，不斷確保自然與社會的絕對分離，得以建立無往不利的「現代批判」，以自然批判社會，又以社會批判自然。由此也確認了人與非人的徹底分離。而這一切都建立在他所說的「現代憲章」。

Latour 對他稱為「現代憲章」的起草過程進行了一種想像的建構，一種推理。但是，這個推理並沒有說服所有的人。知名的科學社會學家 Pickering(1994)批評 Latour 賦予現代憲章「神秘的屬性」(magical